# 畏壘筆記

畏壘筆記卷三

長洲　徐　昂發　大臨

薄蝕

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張晏曰日月無光曰薄或曰日月赤黃爲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自天變不足畏之說興於是日月之變皆謂爲運轉自然之數而聖賢恐懼修省之義疑若近名而

非實覩易傳所云陰氣薄日則似或有物廹脅之者而非日月運轉自然之數矣天道淵邈固非淺識者之所能窺度也

月食星

班史地節元年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入月見月中爲星食月月奄星星滅爲月食星

日月不圓

論衡曰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日者火之精月者水之精在地水火不圓在天何故

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隕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愚案今南康落星石亦不圓信然然日月非列星可比此恐非篤論貴其强辨可喜耳然近世西洋占星者皆謂星體不圓有長狹斜曲之不同然則仲任之說然歟否也西洋人亦謂日月不圓與論衡合

宿

劉向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内者以官名别其根荄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所謂宿也洪氏隨筆爲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愚桊史記孝武紀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音秀溜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案此則宿字如字讀與音秀其義正同不必强分别也樂天詩有郎官應列宿句讀如

本音

七星所屬

春秋緯文耀鉤曰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江南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嶇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摇星七星一主日二主月三命火四

煞土五伐水六危木七罰金天官曰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歲陽歲陰

史記注歲陽爲歲雄歲陰爲歲雌十干爲陽十二支爲陰然各有不同爾雅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黓音亦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寅曰

攝提格卯曰單閼高誘注單讀明陽之明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高誘作讀爲昨噩作鄂漢志作詻戌曰閹茂閹漢志作掩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高誘困讀爲羣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其不同者閼逢爲焉逢旃蒙爲端蒙柔兆爲游兆彊圉爲彊梧著雍爲徒雍屠維爲祝犂上章爲商横重光爲昭陽玄黓爲横艾昭陽爲尚章大荒落爲大芒落協洽爲汁洽涒灘爲汭漢作噩爲作鄂閹茂爲淹茂大淵獻爲困敦困敦爲大淵獻赤奮若爲赤奪若此淮南之

說也而班志石氏星經攝提名監德單閼名降入執徐名青章大荒落名路踵敦牂名啓明協洽名長烈涒灘名天晉作諤名長王掩茂名天睢大淵獻名天皇困敦名天宗赤奮若名天昊又與前不同容齋隨筆載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𠙶月雌也以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案月陽月名甲曰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窒

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爲辜十二爲涂然則月雄在畢者甲也古書所傳載但有月陽而無月陰故雌在觜三字遂無從詳考耳夫十月爲子甲子月也但子之爲觜其義不可得而推矣竊疑陬月雌也陬字恐誤當云觜月雌也

攝提格者班志云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

故曰攝提格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正謂此也

天根

國語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節解注天根亢氐之間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而水源竭本氐也寒露後十日陽氣盡木節解案班志氐爲天根主疫然則本即天根以其爲天根故曰本

弓矢刀劍所主星名

抱朴子鄭君云（葛洪之師）刃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

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

## 上巳

元周公謹云上巳當作日干之巳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旬無巳矣

## 禊

禊有春秋二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於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秋禊也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濯

濯食蓬餌以祓妖邪而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蓋一春有兩禊也史記注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酺然則禊即酺也案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爲人物災害之神原此當是祭而祓於水上遂禊飲也既云春秋祭酺則春秋有二禊乃三代之遺風矣

貙劉膢臘

貙劉之禮祀先虞禮儀志立秋郊禮畢武官肆兵習戰陳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古今注永平元年六

月乙卯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𥠖六月當作八月　風俗通稱

韓子書云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

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貙膢說文祈

穀食新曰離膢離膢猶貙膢也又桼貙以立秋日

祭獸王者以此日獵祭宗廟冀州北部以八月朝

作飲食爲膢謂之膢臘蓋貙劉乃朝廷之禮貙膢

則民間風俗也

伏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孟康曰周時無至此始有

之諸家說伏字義頗爲晦滯惟曆忌釋云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唯立秋以金代火相剋而不生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小顏曰伏者謂陰氣將起廹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伏藏因名伏也漢舊儀謂伏者厲鬼行故閉晝日不干求乃妄說耳

處暑

春秋啓閉二分二至並見於書傳其他節候槩未

之見唯國語范無宇曰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蠭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注云處暑暑止也二分亦謂之日中

陰陽之氣漸人

董子曰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殽餒也此論甚

精微

雲氣

通卦驗曰冬日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㲉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望氣經曰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雲如覆車五穀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黑雲多水赤雲主火如藤蔓掛樹者寶氣也

紫氣如樓玉氣也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水波陣雲如立垣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如枯他不具載

## 西洋曆法

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此梓慎之言也明萬曆間利瑪竇入中國著西洋曆法其論日食也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此即梓慎日月二至相過二

分同道之說而變之者也其論月食也曰日射地毬地毬反影射月故月食此即張衡當日之衝光蔽於地是謂闇虛之說而亦變之者也沈括筆談云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正當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交道每月退一度故西洋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盧此無錫朱君名襄之說也余以其言明晰具錄之

輿地圖

史三王世家御史奏輿地圖索隱云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虞喜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古愚案史所載如督亢圖之類則自古已然索隱說是也

新豐

漢書地理志新豐注驪山在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

改築城寺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三輔舊事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令匠人胡寬作
新豐并徙舊社屠兒酤酒煮餅商人放雞豚羊犬
於通衢競識其家案史記高帝十年七月太上皇
崩櫟陽宫赦櫟陽囚更名酈邑曰新豐據此則太
上皇崩後方名新豐十年以前猶曰酈邑不得云
高祖七年置也

酇侯

史記酇侯下注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酇縣也

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鄜今皆作酇此所由亂也史記三王世家續蕭文終之後於酇司馬貞云蕭何初封沛之酇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酇音嵯與前注顯相違反當是失於詳考耳

三戸

史記楚南公曰楚雖三戸亡秦必楚也注南公者道士善言陰陽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戸猶足以亡

秦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爲三户楚三大姓昭屈景也索隱曰二說皆非也左傳以畀楚師於三户杜注今丹水縣北三户亭則是地名不疑張守節曰案服虔云三户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户峽爲三户津在相州滏陽縣界南公辨陰陽識興廢知秦亡必於三户其後項羽果渡三户津破降章邯秦遂亡愚案是說誠新異可喜然恐當以韋昭臣瓚之說爲正昔人有語云貓能殺虎鼠

可害象一夫足以勝子三戸可以亡秦亦言寡可敵衆弱可敵強也

廣陵濤

枚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注云廣陵國屬呉未嘗云錢塘也後人因後有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之文因指爲淛江之濤論衡云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

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案此則明指爲浙江之濤矣然越絕云前潮子胥之潮後爲重乃文種之潮不得獨言子胥也而枚叔所賦竟無一語及之何歟所未解也予於辛卯九月自西江歸經過江口潮汐潛長潛消無復曩者奔騰瀇瀁之勢詢之舟師舟師云前七八年潮極壯盛舟航覆沒士民淪溺者無慮萬數於是衆庶洶懼博延方士精禋虔籲於上下神祇求得巨黿長三尺餘牒告海若之神自是濤勢衰

減遂與大江之潮無異矣

縣圃

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温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又曰天子五日觀於舂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案此則縣圃乃舂山之澤猶鄭之圃田類耳注所引淮南子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層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

其說悠謬真不足辨也余嘗疑道家所稱洞天福地俱近在九域之內其道里輪廣可按籍而考然其述洞天之內動云數百里少或百里多有金堂玉室瑶臺瓊館殆近鬼趣非復陽明景象乃惑世誣民之甚者其書可廢亦可燒也

郭氏之墟

新序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

何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案此郭氏之墟豈即所謂郭公者耶後世之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者亦何適而不為墟耶

太行山

淮南子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高誘注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内野王縣上黨關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大北之隥郭璞注疑此太行山也案尚書疏正義引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内山陽縣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高誘說是也

玄岳

括地志恒山在恒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隋之恒陽漢上曲陽也或以爲即水經注所謂玄岳案水經注崞山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後代下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案代郡在雁門東代谷又在其東而南直恒山與崞之玄岳道里遼隔疑玄

岳乃別爲一山而非北岳之恒山今人以北岳爲玄岳者恐非也又案淮南子云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高注玄闕北方之山也疑此殆即是酈道元之所謂玄岳矣

欒水

國策惠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姚宏續注云楚山呂氏春秋作渦山欒水後語作蠻水注盛弘之荆楚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爲百

姓附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是生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之葬山名也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潏山鄠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齧惠子之書五車未爲稽古也續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瀆也墓爲漏流所瀆故曰欒水齧其墓不必識惠子也

雒洛

魏略詔云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

行爲土土水之牡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

## 飛鄰望鄰

容齋隨筆云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元豐以後州縣榷賣坊塲收淨息以募役浸久弊生往往鬻其抵產抑配四隣四隣貧乏則散及飛隣望隣之家不問遠近必得償乃止余憶幼時鄉俗酒令有拋骰及飛隣對隣之説心甚訝之觀此知亦遠有從來也

五穀宜土九穀忌日

淮南子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學古編載九穀忌日小豆忌卯大豆忌申小麥忌戌大麥忌子禾忌寅黍忌丑秫忌寅未稻麻忌辰

地氣如積水

予嘗行曠野間見遠際村落廬舍林木如在積水中倒影在下了了可辨又往往遠見城郭下水色空明雉堞草樹寫映如畫及就視都無有不過仍

沙土耳積疑久不解一日車行忽悟此景必於日中見之陰晦則否葢地氣上蒸狀如積水陽光薄焉轉生景曜積氣本虛虛則受明還復生明明故自無所不見耳沈存中筆談謂莊子所言野馬乃田野間浮氣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此乃是氣之動者非此比也

陸生之物水中必具

郤子曰陸生之物水中必具巨於陸者細於水細者反是如魚飛鳥類也龍蝘蜓類也蠏蜘蛛類也

蝦蟹類也龜鼈甲蟲類也螺螄胎生類也鼉蜮走獸類也蛙黽倮蟲類也此論似亦有至理

土龍

夢溪筆談云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如龍蛇大畏之久之不動試摸之石也程伯純爲晉城令求得一叚鱗甲如生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也往年予家於旁宅後治舊井得物一叚鱗甲皆具如龍似石非石似土非土類今所燒琉璃瓦者與存中所說正同一時競謂之土龍但首尾横亘不

可窮探耳

八神

吳斗南刋誤補遺云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案班志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又云其祀絶莫知起時皆傳疑之辭而吳云太公作之是將以太公爲啓滛祠之人乎恐其亦失於自檢矣

西王母

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

玄壁以見西王母注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於昭公又云西至於西王母之邦然則西王母當是其邦之君非必神人不可知者也又云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注弇弇兹山日所入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旣有邦又有居洵非神人不可知者矣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又西王母來獻昭華之玉案此歷世久遠當非穆天

子所賓見之西王母漢志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即畢和羌以獻王莽爲西海郡者也又爾雅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然則西王母者乃遐荒之地穆天子所賓見者乃其邦之君長耳

河伯

日知錄載河伯事詳矣然愚别又有説李善文選注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

謂爲馮夷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書
注引聖賢冡墓記曰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
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
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秦宗河侯新祠頌曰
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要皆本於屈原
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也愚
案溺死之事固屬誕繆烏有死而得仙者夫人馮
夷之說尤爲不經唯莊子謂馮夷得之以游大川
淮南原道訓謂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

高誘注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宜爲近之而
猶未徵也嘗讀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陽紆之山
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維河宗氏郭璞注無夷馮
夷也山海經云冰夷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以爲
氏又云河宗伯天逆天子於燕然之山天子受河
宗璧伯天受璧沉河致河典具詳珍怪之物言河伯伯天以爲禮禮天子也典禮也乙
丑天子西濟河爰有温谷樂都河宗氏之所游居
案此則伯天乃無夷之後河宗氏實維伯爵是謂
河伯無夷乃河伯之始封猶祝融玄冥之屬死而

爲神者也其云河宗之子孫鄘伯絮當是其支系

三官

今世道家有三官之神莫知其所自來愚案典略載太平道使人爲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奸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令道家以三官爲天官地官水官其說正與典略合蓋猶是米賊

張魯之遺也

碧霞元君

世俗謂泰山之神爲碧霞元君是天帝之長女亦曰玄女亦曰陳州娘娘余嘗疑其故而不得後忽悟此必謂武王元女大姬也以其爲武王元女故曰帝之長女其言玄女者元女也世俗不解元女之稱故訛轉爲玄女也其曰陳州娘娘者當是陳敬仲奔齊時奉其祭祀俱來厥後子孫昌大雖擅有齊國而原其所始猶謂之陳州娘娘也史稱元

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人化之故有宛丘東門之枌之詩以巫鬼之俗祀其先代帝者之女以爲神固理之可信不疑者及田陳代齊里俗因奉以爲泰山之神而終不能没陳州之號故知其爲武王元女大姬也

天主

西洋本名瑣里國其所嚴祀之神號曰天主其說誕妄不足信案班史始皇東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

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時主蓋天主之名見於此疑西洋所奉即此神也當時始皇使人齎童男女求神仙並由齊以入海或奉其祠俱去後飄流不歸止於海島因立其祠而嚴事之乃事理之常無足疑者又秦度以六爲名事統上法令西洋亦自稱秦其數尚六用法嚴刻皆秦之遺俗則天主之祀即八神之一齊之所以祠天齊者也史記祭天金人下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張

守節曰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此又佛像之所由昉矣

## 歸煞

顏氏家訓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案此即今俚俗之所謂避煞亦有盛作道場具牲醴祀鬼者謂之接煞

## 解土疏頭

世俗禳禱有所謂解土者其事漢世已有之論衡解除篇曰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案今亦謂之謝土又今世祝史之法用文字宣告神明謂之疏頭亦漢時已有之潛夫論云或裁好繪作爲疏頭令人畫采雇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是也

漢大儺侲子和辭

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

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范史禮儀志大儺逐疫百官亦幘陛衛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唱侲子和云云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讙呼周遍三過持炬火逐疫出

## 露筋廟

米芾露筋廟碑言有女子露處於野義不寄宿田家爲蚊所嘬露筋而死其說妄也蓋里俗之謬譌芾未詳考耳廟之所起本以祀五代時將路金以先有德於茲土故爲立廟後乃訛路爲露訛金爲

筋以妄說傳會其事李壽辨之甚悉余曩亦爲碑所誤過廟下爲賦一詩其詞曰忼慨一朝節淒凉千載祠精英感貞厲氣决媿男兒斷汶河聲急叢篁鳥語悲曉霜微月落隱隱似蛾眉今已削其稾聊記於此

神誥

蔡中郎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末云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爲神誥乃申頌曰云云案中郎此文亦是墓碑體例

而題云神誥所未詳也又議郎胡夫人哀讚云孤
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
敢曰亮闇叙我憂痛然則神誥者當即是墓表神
道碑之類漢時自有此種文體名號耳其云靈表
則或是墓表也至士大夫家居喪亦稱亮闇漢人
質直略無嫌忌如此

畏壘筆記卷三

# 畏壘筆記卷四

長洲　徐　昂發　大臨

## 史記

史記標題行次一當以太史公自序爲準如五帝本紀本相連屬故其後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云云蓋總敘也魏其武安列傳其事與灌夫相終始非是爲夫立傳與班史不同今以灌將軍夫者頴陽人也另起其酷吏游俠刺客貨殖等傳亦同此例皆非是至老子韓非

列傳自敘止舉老子韓非兩人故曰老子與韓非同傳今本誤作老莊申韓列傳第三尤極紕繆並應刋正

史記不唯亡軼如張晏所云亦并多殘缺如夏禹本紀本采禹貢皐陶謨益稷爲之其於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之下即接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下又即以吾言底可績續之索隱曰此取皐陶謨爲文斷絶無次序即班固所謂疎略牴牾是也愚案此言非　也蓋古書久遠訛缺失次正如來

始滑及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之類皆訛缺之文不應太史公臨文不檢乃爾司馬貞之言未足據也

史吴起傳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其下即云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吴起案此段文義斷續不屬其爲殘缺之文無疑豈得以疎略牴牾議之耶

褚少孫補史記

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武本紀甚言其短武帝怒而削去之恐其說非也魏志王肅傳云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覧之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蓋承宏之妄耳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等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之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司馬貞曰褚少孫取班書以補景紀取封禪書爲武紀取荀卿禮論爲禮書樂記爲樂書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遂分歷述以次

之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龜筴則直是太卜所占龜兆雜說耳何其蕪鄙也案如張晏所云則遷没之後其書亡失甚多豈得亦云武帝削之乎

漢人論讀書

班史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注苟爲僻碎之義以避他人之攻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

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班史劉歆書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嗚呼此真千古名言讀書者不可不深知此意自唐世五經疏義立歸於一是而此義亡矣司馬公嘗謂程正叔曰辨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輕加詆訾公其知此意者歟

管子

管子之書如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又曰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及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等語詭謬顯然

韓非子稱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明主使其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威不貸錯制不共門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諸如此語與管子

同或謂管子書大半出戰國時人手者其大抵韓非類乎

時文謬用管子

管子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注謂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爲奸慝齊語作野處而不暱注暱近也言處於野不相暱近今世俗學乃以慝爲匿字而云野處而不匿其秀自明時號爲時文名家皆襲用之此直是不通句讀殊可哂也

商子

秦之欲燔書阬儒也久矣商鞅之書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以此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又曰國强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蝨官必强夫以禮樂爲毒爲蝨官而以詩書善修仁廉爲削國喪亡之具則彼書之當燔儒之當阬也久矣且曰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

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故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由是言之任刑則王天下詩書禮樂則亡其國如是書安得不燔儒安得不阬不必俟淳于越等發其機而後决也

韓非子

韓非祖述申商其言曰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曽史曽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又曰

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故以爲五蠹之首至以爲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後李斯竟襲用其說以亡秦使非而得志則燔書阬儒者必非也何獨罪李斯哉

呂氏春秋注

漢高誘注序云呂氏春秋與孟子荀卿淮南揚雄相表裏著在錄畧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

畢詑家有此書尋繹按省大出諸子之右慮傳義失其本真故復依先師舊訓輙爲之解以述古儒之旨由此推之呂覽之注後於淮南故先後亦稍有異同而於呂覽尤爲閎輿其序淮南稱深思先師之訓爲之注解今於此書亦稱依先師舊訓儻亦盧尚書之所授耶

春秋繁露

董子謂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又謂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

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黜虞而號舜曰帝舜其說迂怪不倫雖謂之亂我書也亦可程大昌書繁露後曰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然則繁露乃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所從假以名書者也王伯厚亦曰繁露者冕之所垂也

## 董子五行說

繁露五行相勝篇以木為司農火為司馬土為司營金為司徒水為司寇與周禮異五行相生篇又以司徒為大理而以司寇為尚禮雖或云周禮乃劉歆所造是時尚未出然詩書與古禮皆已並陳

其說俱不合又以北方屬禮并與五行乖異未知其何說也

淮南子注

陳氏曰按唐志淮南子又有高誘志今本記題許慎注而詳序文即是高誘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亦涿郡人也盧泉劉氏曰淮南一書漢許慎記上而高誘爲之注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故稱官稱臣先儒誤以爲慎注如洪景盧亦以爲許叔重注今按

書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注明矣愚按高序稱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亡失書傳廢不尋修又云以朝餔事畢之閒深思先師之訓叅以經傳道家之言爲之注解則此注乃本盧植所指授而誘爲之發明者也當以劉說爲正

孔叢子

大梁李氏曰孔叢子七卷世傳漢孔鮒撰嘉祐中宋咸嘗爲之注案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

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宋晁氏志疑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盂而亡六篇然考師古注云甲黃帝史或云夏帝孔甲又史稱田蚡學盤盂書注亦云黃帝史然則謂紨著盤盂者非也朱子以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案孔叢子一書或是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故至東京始行然其書淺陋不足採也

諸子似異而同

諸子語互相襲用如列子宋人有以玉爲其君爲

楮葉者三年而成淮南子作象論衡作木射石事
或作熊渠子或作養由基或作李廣卜河爲崇事
或作昭王或作莊王與王隱一事或以爲齊威或
以爲楚莊介子推事諸書互相出入似異而同諸
如此類不可勝舉讀者但當領其大凡未足與詳
辨是非也
論衡楚熊渠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矢没其衛或
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
廣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

書未可信

論衡湯遭旱七年以五事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輙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輙自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謂七年乃始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書之言未可信也

鹿死不擇音

左傳鹿死不擇音杜注音所庥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已不擇所從之國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

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此句原有兩說然孔疏云下有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之文是但言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閑庥蔭之所不論音聲好惡服說非是六臣注誤引不可從也

鷸蚌

燕策蘇代曰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鉗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姚宏續注云謠語諺語皆協春秋後語作必見死蚌脯藝文類聚

引云蚌将爲脯如此則協韻然不聞蚌鷸得兩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必有死蚌兩謂鬭口一本作雨非是恐别有所據

雞口牛後

史記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顏氏謂此是删戰國策耳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傳寫誤也愚案延篤音義今不可復見雞口牛後自是韻語太史公當是攺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兩句作韻語也若如今本

國策仍爲口後字則介正不必云爾矣案今史記索隱作雞尸牛從

三鱣

范史楊震傳冠雀銜三鱣魚注云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似蛇一作鱓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爲鱓明矣愚案洪氏隨筆謂續漢書及搜神記皆作鱓字又引韓非說苑稱鱣似蛇蠶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爲鱓其來已久今人沿習不變仍用

作知然反者誤也錢受之注杜詩於三鱣下云蓋用楊震傳三鱣而兼取郭陸音釋已屬可議至引楊震碑辭云貽我三魚以辨懿德謂稱鱣稱鱓皆未得其真者尤爲曲說吾未敢從也

## 樂廣傳

晉書樂廣傳載杯蛇角影事後世咸共傳稱宜無異議然不知實漢時應彬事也風俗通云劭之祖父彬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而不敢

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彬後因事過至宣家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彬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乃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此劭自述其祖父事時日姓氏左驗至明不知何忽乃冒爲樂令事晉書中如此類者正不乏也

犀角

東坡詩中往往用犀角字後人摘以爲語病愚案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注角犀謂顔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又中郎集中如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云角犀豐盈實有偉表童幼胡根碑銘云角犀豐盈光潤玉顔然則坡公乃有所本後人議之者妄也袁公夫人即融之女范史列女傳所載袁隗妻馬倫者也又國策司馬喜稱陰姬之美其眉目準頞權衡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東坡用犀角字似本此蔡

中郎作角犀則用史伯語也

## 黲伯

晉書羊曼傳曼任誕頹縱好飲酒時人稱爲黲伯案黲當作黤顔氏家訓云晉中興書太山羊曼飲酒誕節時人號爲黤伯此字更無音訓孝元常謂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原注浙州刺史張纘謚見教呼爲𨂓羮之𨂓亦不知所出案俗間有黤黤之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顧野王玉篇誤爲黑旁沓顧雖博物猶出孝元簡憲之下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

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今案晉書玉篇並作黵廣韻黵字下云晉書兗州八伯羊曼爲黵伯蓋承玉篇之誤而於下黵字注云積厚則猶遵顏氏之說而云然也集韻類篇俱未訂正未詳其故

## 真草詔書

古者簡質詔書雜用真草三王世家褚先生曰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

昔人謂褚少孫補史記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如三王世家太史公本不及見三王後事徒以爲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可觀故爲作世家原未嘗闕也少孫淺見乃謂求其世家終不可得因遂補之殊失太史公本旨此真所謂不知而作者歟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七年而成然其學有今之人至窮老盡氣而不能盡通者矣周官保氏及大行人之所掌漢則疇官之所教是也自宋儒別爲小學

之書以示人於是承學之徒但知彼之所謂小學而忘古者之自有小學名實旣貿古學益衰六書曆筭之説對之眞若面墻嗚呼是誰之咎歟

漢書本字

古書本字爲後人誤改不可勝數試以一二言之如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爲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末代學者輙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明妃之名漢書本作檣亦作嬙非本字又漢志漕船五應劭曰名檣今乃作嬙亦非本字又漢志漕船五

百艘師古曰一船為一艘其字從木他如驃騎為票騎蒲桃為蒲陶帛欄為帛蘭此類甚衆姑舉其大槩如此

今本誤字

范史楊震傳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而卒非也舊本乃是几陽亭以亭在女几山之陽故曰几陽唐書沉香亭子本作子亭子亭者小亭也桥公權傳嘗夜名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是也今本誤改作亭子失其義矣如此之類不可詳舉夫校讎之事

豈復容易雖老於文學者猶或有遺忘而乃使不學者任之真可歎也

隸書非始於秦

水經注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篆字文繁無會劇務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什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作隸字言齊太公（下脫一字）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 錯簡間編

宋李秀巖稱鄭康成之言曰易詩書春秋簡長二尺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人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則錯一簡亦三十字近世諸儒於經文之可疑者類以錯簡名之夫文字章句多寡不齊豈皆錯簡或傳寫者偶失其次則有之謂之錯簡恐未盡然也

班史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間編者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案此謂簡編前後間

雜亡失次第亦猶錯閒之意但未遺脫耳

石鼓文

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橐之維楊及柳案玉篇橐普到普刀二切橐張大也有包裹之義今之漁者類以木楊或箬葉作包覆魚入市當即易所謂包有魚者也東坡石鼓歌其魚維鱮貫之栁以包為貫與包魚又別為一義鄭漁仲作何以[木剽]之案石鼓文無[木剽]字不知漁仲何所據

飯牛歌

呂氏春秋載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歌歌碩鼠也案詩有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等語自是甯戚意中事高說甚長必有承受漢書注應劭所引南山矸白石爛之詩或是漢人擬作亦未可定容齋隨筆議之恐非篤論

尺布謠

高誘鴻烈解序載尺布謠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此與史記殊別愚案好童童飽蓬蓬語與今俚語正同豈太史公以

其文不雅馴從而潤飾之歟

赤鳳來

西京雜記賈佩蘭說戚夫人嘗以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案此則趙后之歌赤鳳來乃宮中遺制非必爲宮奴赤鳳作也

大人賦語

李太白飛龍引云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兎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彫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

蛾眉蕭颯如秋霜其辭詭奇高妙不可方物及讀大人賦有云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睹西王母皬然白首乃悟太白所云蓋本於此

廣陵散

沈存中筆談云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丘儉輩皆在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曰廣陵散余謂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

名明矣或者康借此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義耳案此論甚當但詳應璩書語恐廣陵散亦是舊曲名未必叔夜所命文士傳乃云嵇康臨死取琴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絶於今日耶臨命而作太平引恐無是理當以干令升晉紀作廣陵散爲正

何滿子

何滿子歌白樂天注云滄州歌者何滿子臨刑進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詩云梨園弟子奏玄

宗一唱承恩羈綳緩便將何滿為曲名御譜親題樂府纂元白同時又最交好其說乃不同如此未詳孰是

參撾

禰衡傳注臣賢案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參為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

也參七甘反日知錄但引王僧孺庾信李頎等詩而云正七紺反未及辨正其非所未解也

鹽讀爲豔

郊特牲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注鹽讀爲豔使歆豔之正義曰鹽豔聲相近歆豔是愛欲之言故讀從豔也案此則樂府之所謂昔昔鹽阿鵲鹽白鴿鹽神雀鹽等諸鹽字皆當讀爲豔容齋隨筆謂鹽者如今吟行曲引之類猶未盡其義也

度曲

班史元帝自度曲贊曰度曲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張衡舞賦曰度終復位次授二八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愚案贊說恐尚未安玉篇度又過也度曲者或當如應說謂自作新曲而自歌之以次終其曲也即如張平子賦語亦云度終復位明言度曲既終然後更授其次則度字當作唐故切即次授之義亦當為唐故音不得音大各

反惟應說乃得音大各反耳恐顏說亦未必盡然也

舉白浮白

班史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否也師古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否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案此則舉白浮白各自一義當分別用之

食酒

班史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也今流俗輙改作飲字失其真矣

什器

史記注什數也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爲數猶今云什物也小顔云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

則共器物故謂生生之具爲什器亦猶從軍及作
役者十人爲火共畜器用相調度也

斛

古時之斛與今世絶異案班志量者龠合升斗斛
也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
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
爵祿鄭氏曰庣音條筭方一尺所受一斛師古曰
庣不滿處也古亦謂之桶史記平斗桶鄭康成曰
音勇今之斛也或音統

轎

今世肩輿俗謂之轎嘗疑其名非古然自漢以來有之班史淮南王上書云輿轎而踰嶺服虔注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案今轎字俗作去聲不復知有橋音矣

籯

班史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籯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我陳人不聞有此器

滿簋臝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小顏曰說文云簋臝笭也楊雄方言陳楚宋魏之間謂筲爲簋臝則筐籠之屬也或作盈乃盈滿之義其說與蔡合吴斗南云方言簋臝儋也滿簋臝之義直謂是滿儋耳其說亦通

投壺

顏氏家訓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惟欲其驍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弘正之子會稽賀嶶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

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一無所失今世能此技者其名亦頗衆多然精則斷不能如古人矣

## 棊

韋曜博奕論曰枯棊三百李善注邯鄲淳藝經云棊局縱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黒棊子各一百五十枚案此與今制不同班孟堅奕旨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駰云投謂投瓊也此又似是說摴蒱之戲而亦謂之奕想古者自有此通稱

耳投瓊律文亦謂之出玖

櫓窡

窡（玉篇竹刮切 廣韻丁滑切）說文云穴中見也或云穴中出貌元微之詩櫓窡動揺妨作夢巴童指點笑吟詩案此當是櫓中穴如吳中俚語櫓墊之謂

笳

杜摯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作晉先蠶儀注車駕住吹小箛發吹大箛箛即笳也通考胡笳似觱篥而無孔後世鹵部用之豈張博望所傳阿兜勒

之曲耶楚調有大胡笳鳴小胡笳鳴並琴箏笙得之殆其遺聲歟杜以爲老子所作非也案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以竹爲管以蘆爲首狀類胡笳而九竅然則笳之體製應與觱篥相類今此器已不傳關東人有傳此器者狀類琵琶曲頸正與舊人所畫胡笳十八拍圖相似此或其遺製亦未可定繁欽稱薛防車子能轉喉引聲與笳同音注笳簫也愚案笳簫各器謂笳爲簫非是又傅玄笳賦序曰吹葉爲聲說文作葭案通考

卷蘆葉爲笳吹之以作樂別自名蘆笳恐傳之賦者其蘆笳歟

器有所象

凡器物各有所象昔人謂齊器象牛楚器象馬越器象蝦蟇宋器象白狗秦器象豚燕器象豕

畏壘筆記卷四畢

清初治考據之學者當以徐昂發畏壘筆記為時較早學治亦頗精審然流傳甚罕松翁老人嘗為校印于殷禮在斯堂叢書中曩見以見山先生藏有此書原刻初印本以君所藏書散出時惜力不能致今羅今高先生慨然以先世樞書見惠使我儲書堂中所藏明清人雜家筆記多此一種珍品況感且愧曷勝狂喜之至蓋此書為殷禮在斯堂叢書刊行時之底本也丙午新春謝國楨記